

書

吳忠節公遺集

卷第二

牋啓

上益王箋

恭惟 老殿下寬仁嗜善睿哲周知普令聞于九  
垓秉溫恭于一掬不孝職待罪輦轂三載恩私等  
於高厚方圖報稱忽值艱歸亦緣衰絰在躬無繇  
擊穎階墀謝瞻日表乃臨發之際更荷勤施不孝  
職益仰如天之度矣今將家累奔次錢塘役旋肅  
啓上候伏願 老殿下軫念民艱益修厥德知小

人之難養毋令彼食其利而我被其名念衆怒之  
難干務使親者輸心而疎者息喙庶鴻基鞏固於  
億萬斯年而去國之臣亦歌咏令德於生生世世  
矣不孝職臨啓無任迫切瞻戀之至

上德化王箋

恭惟 殿下履仁蹈義秉禮好善一切猷爲俱以  
恤民愛國爲念以至么膺下吏待罪三載卽清問  
亦不數數以是益知賢王之爲賢也京債一節起  
于譚大紀之失於請命激于毛長祚之突出惡聲  
其罪狀昭彰自不可掩但獸窟則攫事久變生而  
此輩俱狡黠多端之人向聚都門今擾盱城爲日  
已多果能掉臂而去乎卽去亦竟甘心垂橐燔券  
乎蟻穴不塞卽成潰隄不特目前國體當恤而日

後睿慮亦當周昨審貴役喙長三尺下吏無能折  
而衷之且此事此詞前在撫按兩次稟銷亦足以  
報國遇矣若必欲了此局自當聽賢王睿斷下吏  
無能爲也不日公出特役啓聞惟賢王炤察

上魯世子箋

伏惟 儲殿下孝篤天經忠懷帝室大雅之聲翔  
於海宇草茅之質何幸躬逢自非特達之知豈有  
折節之遇臣心如水百折必東固世世盟之矣茲  
有密啓緣封冊內誤鑄 陽信殿下名法應糾治  
上自內閣下至部堂司中翰內及中貴人俱應擬  
議所涉頗衆要不足惜也職所以遲遲舉發者惟  
慮中外多故 聖情怫鬱况親親大典有所違錯  
必膺 洪怒而金冊難于改正又必更鑄再頒未

吳忠簡公遺集  
三  
免有稽典禮以故欲須事竣決之乃適聞諸司惶  
思求自全之策云已啓 親王殿下暨 陽信殿  
下允爲包容未知果否疏草已就伏候殿下特爲  
啓聞以取進止睿意慨然自當仰體暫置否則不  
敢避衆怨也

請陳道尊啓

鄮國殊勳爰命扶風之使君山雅望聿來沛邑之  
求稽祀典之獨嚴豈單門之可冀先伯父司寇公  
中偉猥承覆澤忝冒 穹恩惟煩三事之鼎臨斯  
重 九重之賁錫栢門寂寂迓天章而雀跂鳥翔  
松蓋童童望綵驂而川迴瀆舞濬黃泉于百尺矐  
白日于千秋榮踰瓜奠寵渥膝居謹拜手以宣詞  
祈信人之速駕

龔某公啓

不肖左掖散材秦谿病草經秋窮巷未瞻君子之光隔歲寒灰忽玷除書之目致來寵藉詞曰驢行耽溪流于一臥悼歲籥於屢更求三年之艾藥裹尙自關心轉千里之蓬官牒忽焉驅我深慚小草猥辱華棧叱王尊之馭豈敢後夫馳驅鬻禹之田或亦憂其車馬何年逋客返初服于霞城此日孤踪悵浮雲于天際媿瓊函之罔報倚病榻以藉完

荅邑令啓

恭惟老父母台臺天挺人豪民依衆母噓枯振稿殷乎聲動雷封卻禮召和藹爾氣蒸花縣正壽考作人之日幸小子有造之年惠我好音居然善頌治某未能讀易空歎無聞虛五十之光陰積百千之慚負淒其霜露結長恨于松楸偃蹇風塵委餘生于草莽況是白頭哭子目斷非熊那堪黃紙驅人魂迷夢鹿關心藥畏驚持炤眼新詞混跡漁樵儼對介眉春酒老矣無能爲也何煩國士之品題

愛之能勿勞乎。尚冀仁人之鞭策。短章附報。九頓  
以宣。

暮春荅啓

桃花落盡笑舊客之重來。洞口依然喜仙源之不  
遠。天柱峯停雲正渴。日華嶺明月忽投。所須藥物  
惟息黥補劓之良方。何用浮名盡東塗西抹之堪  
醜。願少蠲夫縛節。庶相對以天機。拱壁拜完。燕詞  
曷罄。

重九會啓

勞人暫憩、病骨未蘇、九九空逢、七七難發、搔獨坐  
之首、尚怯虛寒、採盈把之菊、宛同消瘦、惟誦三秋  
有年之詠、遐思四民藉野之歡、俗雅重乎嘉名、政  
無慚于幽土、願還黃佩、聊壽使君、豈有妍詞、堪娛  
佐史。

書牘

荅倪鴻寶

弟澀啞舌如其腕、自交牘至今、無一佳字、生筆下  
也、丈夫屬有念、以爲齷齪、八股最無益於身世之  
數、輒攢眉棄去、僅兩試、學使者俛上列、又自笑其  
不意也、丁巳讀書江右、官衙得百菘、戊午渡江而  
歸、爲文祭之、投于怒濤、秋闈受知名師索、窻業茫  
無以應、已而家兄上公車、弟謂可辟館、穀窮探討、  
遂辭不赴、坐里中山莊、辛酉借榻靈隱、登眺之暇、

吳忠簡公遺集  
時拈一題頗覺意象落落然得稿使用炙酒與友人夜飲爲歡笑篋中無留紙矣壬戌春復幸售深媿鹵莽不欲以秕詞災木本房師見督纔出友人所攜數首歸遍覓之亦不滿三十友人潛付之梓非其願也日月逾邁碌碌猶人旣非讀書能觀大意者而雕虫一技又無以自顯丈夫事業竟爾爾乎敢請之年翁弁以明訓庶以自勵耳草草萬罪

荅張紹和

此中畸人投揭至再謂我兩人於風雅外別有壽張其家適有流言尊教兩及遂不敢奉酬隻字徐龍溪亦云久不見紹和先生俗吏肺肝如此父事謂何待罪兩閱月自分五日京兆不欲深犯手做今幸息肩矣病骨蘇蘇滿牀藥裹溫之役不覺進退維谷某十年焚棄筆硯愴父面目何堪塘揆西子先生必欲窺見底裏近於不恕聊錄一首發地下粲且嗔若翁無端鑿此苦海也餘俟續呈賦集

吳忠節公遺集  
完璧倥偬不次

寄黃撫軍

自老公祖離浙而浙人日就湯火是以旦夕引  
領冀望庶幾撫我而今幸得之此豈人力哉天之  
所以存浙以存江南也昔劉忠宣之在粵繇藩  
臬而鎮撫粵人鼓舞稱慶迨入秉樞要爲兩粵計  
者無所不至然則浙之仰藉台庇又豈今日而已  
哉江右瓦裂勢已剝膚尤祈老公祖星言夙駕整  
飾戎務噢咻遺黎爲先事之防亦知積弛積弊難  
爲功顧山川指顧草木威名式遏救寧非老公祖

將誰望焉語云拒賊堂與不若拒賊藩籬則衢嚴之間尤爲喫緊增兵設防老公祖自便宜行之若一一請之朝動經歲月事機一失不可挽矣繇來武備不振皆繇蠹弁包冒衛所空虛似宜轉委廉能陸續清汰收其蠹蝕之餉以佐軍需是亦足食之一法也寒家僻在澉水一城斗大頽若短垣當事無過而問之者此亦浙西門戶安得度外置之敝邑幸得張亦五父母素絲之質亦惟老公祖南車是望仲夏曾拜台教未遑揣報并此宣謝潦

率主臣

又

兩浙邇年顛連狀聞之上者絕少朝廷視箕斂于兩浙猶汲水於江海也不知其源已竭矣卽如三餉不能遽蠲若少畱之以爲守土計亦不蠲之蠲也老公祖官昌言之乎徵等從而和之浙西叅戎丘上儀以無罪去廉而勇可寄一方之命如得特題補原缺則浙西可恃以無恐惟老公祖臺裁之本省之兵不足以救本省而議者輒詡義烏

步忠節公遺集  
卒欲調之他援此當力爭之練鄉勇勢所不免然  
飢民易動若得仗義紳衿爲倡庶易爲功並望熟  
籌酌行之臨發草草希亮豁

與楚按某

老年臺此行天下第一擔子

宗社安危以之何

止三楚江南乎我所藉以剿賊者兵也今兵與民  
爲難而民以賊爲歸一難也左帥擁兵數萬明有  
跋扈不臣之形何以戢而柔之使爲我用二難也  
賊旣假仁義以招徠而我輩需責正供不能用姑  
息之說歲額之捐 朝廷尙爲難之何以收人心  
使之自固若江南不變不動賊以百萬之衆坐食  
江北數郡亦自有窮時而今策反出賊下三難也

江北折入賊手武昌一帶勢亦難支楚郢沅撫之外又添承撫項背相望不能不盡入江南又益以督師部閣及內守備諸員與三藩之播遷江南物力幾何哉且無兵無將無餉俱屬創手生做力敵勢均卽一二屬職疲于奔命況殘黎乎四難也禁旅之爲楚害楚人言之切齒一禁卒歿縣官至願捐軀以償之索餉索犒動至脫巾今又以萬人往卽未必盡屬禁卒而風聲所至不寒而慄山谿險阻之地亦非此輩所習藉以勦賊安民甚難而驅

民以就賊則甚易五難也監司郡守縣令此時相倚爲命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賈父來晚使我先反惟能使民不反而後能相率而誅反者今顛危之地率多庸劣姑容之則害事盡更之則擾民六難也卽如家昆多病早衰請告十上撫按方爲之代題部之議畱非家昆意并非不肖意節鉞一席尤非所敢覬望承當乃偏沅何地授之請老乞休之人乎亦望老年臺爲天下大計如目擊其不可卽當明告之君父還其初服且計四撫自當

吳忠節公遺集  
議裁較其年力家昆固其人也先姪以孝友蚤世  
使知衰老之親顛越危地其能瞑此目乎是在老  
年臺推愛以廣錫類之仁而已此區區不盡之私  
敢附以請數叩不相值今又病不能望行旌以申  
祖餞惟老年臺原之

寄祁世培

弟不肖誤投時網且擔重負老年翁忽從天降爲  
引掖匡救計事始竣便當抽身接翅而歸乃無端  
畱滯至今啓事兩上音耗茫然生平視名位如糞  
土豈願出此亦欲借以爲乞差地耳竟不可得始  
信老年翁有仙骨也目今秦督潰師寇思北渡關  
外四城失守寧遠聲援斷絕天下事岌岌不知所  
終老年翁尚欲俟我於湖山間乎吏弊之疏不過  
曲終奏雅明旨必欲窮其所指聞後三疏復駁

今日立言之難如此。念臺先生起居如何開美  
事得無驚詫。且所謂主使者何指也。弟爲此事心  
欲碎矣。施四老南還。倉卒附布。不盡萬一。

上熊撫軍

敬啓。澉浦所斗大一城。岬衝海上。實東南之門戶。  
先年屢經寇患。危而復安。以城壘高厚。守備完好  
也。自改里遞爲官修。而城垣日隳。無過而問者。幸  
雲怡蔡公祖毅然振舉。一時改觀。今數載復遭風  
潮之患。樓櫓墻垣。雉堞窩舖。在在傾圮。奸民蟻附  
而上。不須拾級。千百生齒。日夜孤露。寄命於盜賊  
之手。此地去縣旣遠。情同孽子。不復關切。而天聽  
彌高。衆弁力微。徒作大聲之呼。未聞流水之令。日

復一日、究且無城、目今萑苻充斥、風鶴時驚、居此  
土者、惟有轉徙一法、而人盡轉徙、寇至曷守、恐非  
祖宗朝設立城池之意、所恃祖臺在上、法令彰  
明、顯懇特委廉明、剋期修築、若止層累檄下、本縣  
工房、則掛壁置之耳、軍三民七、各有本項錢糧、歲  
歲開銷、何曾以錙銖加惠、茲土則諸胥之肉、真不  
足食矣、事關民社、佐所弁一言、惟矜其狂瞽、采而  
行之、幸甚幸甚、

荅宋道尊

不肖疎慵、無似加以善病、頽然不能自振、老公祖  
蒞臨、候賀遲緩、方深慚仄、乃荷手教、諄諄以敝邑  
利病下詢、此言之不聞於當道久矣、感激感激、第  
某僻居在澌、終歲不入城市、諸弊僅悉、其涯畧其  
羣蠹、主名未能一一舉以對也、至澌之要務、曾疏  
之文、司李未審、曾達清聽、否捨攘亂、民自聽失、主  
告理若盜賊所掌印、二事干乞、老公祖留意、澌在  
海曲、地僻民淳、向來無盜、卽有亦外境流入、今春

無夕不劫俱鄉民自爲之此俱在澈近郊鉦砲之聲一城盡震地方官不問也察律例城內外失事並論況城內岌岌不可保乎懇老公祖特檄地方官整飭巡警以保無虞失事如律庶少懲萬一耳澈離縣遠所恃止一印操操印合一操去印爲虛攝聞有衛弁營管于卽此萬萬不可如守禦指揮何嘗一至地方乎此外最喫緊莫如城垣澈自洪武迄萬曆屢經倭寇幸城垣堅厚可守自里遞改爲官修盡飽蠹腹虛作開銷以致積漸圯壞殆盡顧公祖出巡議欲縮城縮城大似移山何如現發數百金支撐眼下乎向年曾請之熊公祖誤以爲私書并所申文不理且究千戶罪自後各握手相戒不敢發聲若非老公祖虛懷某亦何敢再妄發也

上某道尊

春日載陽病軀頽墮弗獲躬賀戟門爲歉民運一  
節倣邑較六邑尤爲萬難地僻海隅旣無商筏可  
通亦無民舫可借不得已議及兵船蓋亦倣先年  
舊例非始自今且量畱十之三四自足防守無虞  
而船因海上而設日在倣邑水次亦非他邑可援  
以請者事起倉卒法當權宜若膠柱以鼓必欲雇  
之境外則此時到處驛騷行旅幾絕江湖若封能  
必其銜尾以濟乎況倣邑漕糧數萬石卽假此尙

吳忠節公遺集  
未勝載不無煩邑父母多方討議若并此見格將  
何恃以副老公祖功令伏望斷然假便宜行若牽  
率觀望一邑之誤一郡之責也力疾潦率統祈亮  
豁萬荷萬荷

寄楚方伯某

濶別幾十年所老公祖已巍然陟方岳之尊而第  
秉耜沉緝幾欲置理亂於度外棟隆溝斷還其所  
如此造物者之巧而熙朝之律令應爾也羣盜如  
毛說者以爲將牢太過今聞且爲壘於黃河之湄  
以伺漕運百萬糧艘尙未有渡淮而北者且旱蝗  
相繼飢疫載途天時人事岌岌如此譬之於奕祖  
臺當局手也帷幄樞機不待拾級何以熟籌而急  
拯之已故隨州徐守第鄉籍石交也其劾勅城守

盡職死事闔門慘烈固足風示有位而其所最難者明知孤壘難完人情叵測毅然身殉必不效時俗爲賄賊倖免之舉蓋當其救斷家事慷慨之官軟血圍城誓必死戰此志真可與日月爭光矣厚卹固朝廷所不吝而悉其情形以入告要在當道諸公與祖臺綱常名教所係詎假鄙人之言以爲左券亦自媿其瑣瑣矣因風附候潦率主臣

與郡尊某

敬啓敝郡科歲一二試取士正額外例有軍生一案緣戎隸之士多係孤貧非得公祖父母加意振育雖有才欲上進無繇也今海寧一衛外有澈乍嘉三所屏蔽相若生齒相若而人文聲教澈似勝之自國初迄今科甲蟬聯侔于諸邑以故樗散如某輩亦得濫賢書而冠進賢他可知已顧樸棧雖宏薪蕪未廣每遇府道試嘉乍兩所另案限取而澈以一隅獨犖犖額外佔畢之流不無遺逸之嘆今

吳忠節公遺集  
夫  
幸老公祖弘開陶鑄加意儒林凡茲末學咸切翹  
首徵維桑之誼自難緘默今合詞叩縣轉籲臺端  
夫例循嘉乍原非創始人才可按亦非濫恩申請  
而外尙懇尊揭至學道孫公祖處或一體限取或  
破格寬收著爲定則永永無斁庶蕞爾海陬弦歌  
不絕而尺伍子姓沐高厚覆載無窮紀矣某等不  
勝感激待命之至

與郡守某

敬啓不肖家世單寒爲之崛起者寔先伯父蕭縣  
尹之英其姿性穎異學業該洽兼有諸長而矩則  
先民粹然一出於正癸卯叨鄉薦屢躋公車遂振  
鐸蛟川陶冶士類以文章名世者迄今不絕迨令  
疲瘠之邑潔已殫精至不忍以責逋煩民浩然掛  
冠而歸歸而足跡不入城府徜徉山水與先司寇  
恣友于之樂又十餘年去世其至性淳德鄉邦思  
之如其子弟頃擬俎豆黌宮業具申學臺矣試事

吳忠簡公遺集  
戒嚴無繇面懇老公祖幸從臾之徵家子姓奕世  
不敢忘德徵臨啓曷勝惶悚之至

與鄭郡守

敝邑借運兵船之議倉卒浼文公祖轉請業荷慨  
俞且手詔遠示具仞老公祖委曲爲地方之意至  
抽撥多寡原憑上裁大抵得一舟卽免雇一舟之  
苦且以本邑防守之船爲本邑接濟之用其勢旣  
便往來不踰匝月程役不越千里緩急亦未至弛  
備今縱不敢望全濟得十之六七庶足以資一臂  
數萬國輸將猶不至全無所恃也七邑之事俱煩  
清慮而敝邑僻處海角尤爲萬難計不得不出於

吳忠節公遺集  
此若雇之境外邑父母業已湍官適往但未可必  
得耳此事原非創始崇禎二年允行在卷伏望老  
公祖毅然主持詳悉以請造福敝邑真無涯也道  
臺公祖如命再瀆矣臨啓曷勝翹切

辭邑令

伏惟老父母德輝攬下敝邑如海旭初升光燦霞  
際童叟喁喁皆願望見矧治某忝列子衿兼通世  
好敢自偃蹇背外以膺後至之討乎顧自乞身以  
來衰疾杜門已經一載未能攝衣冠見客卽當道  
經臨萬分忝負亦僅拜手一通姓字而已昨承使  
命云欲枉存不勝惶恐無地旌節巡行一邑觀瞻  
所係鄙人僵臥有失倒屣上損威重下叢風議非  
細故也謹頡頏容甦殘喘稍自寧貼春和或

吳忠節公遺集  
可踵堦墀百叩自贖此區區子民犬馬之私復祈  
矜察萬荷

與沈菁莪

不肖弟愁病交侵百事迷謬先人葬事舉期不定  
至驚左右爲罪百千時值倥偬弗獲登謝尤深耿  
耿耳茲更有懇先司寇竈窳粗成擬于是月二十  
五日安厝叨有 諭祭禮先期舉行嗣孫孱弱旣  
弗克荷負弟正爾憤憤思愆於儀屆期欲枉年翁  
駕臨詔示并爲主爵不特存歿微榮 大典亦甚  
有光矣謹遣小力崙叩恕不躬請主臣

又

昨朱葵后過此頗聞年翁近况弟之乞身亦悉之  
邸報矣此舉實出繇衷乃疏稿爲輦上相知所易  
僅得沿途調理之 旨而賤體憊甚畏仕路如探  
湯不得已再浼東省撫按代 題不識如何臥榻  
兩月氣息奄奄惟以生殺予奪聽之 君父而已  
年翁旣竣淮洪之役便于肩背稍輕且聞數日水  
長前路應無他虞弟南歸北上總在中秋後決急  
于一晤布此心曲恩典在外者或應地方類 題  
再詳審之郎君吉期自當如命但諸事未備卽隱

又

之一犬亦須自齧萬一南歸不果當如之何此亦  
弟乞身之一節也諸容面罄未旣東信甚迫奈何  
身之不德致茲天折又復何言但念生平踽踽于  
人世受享不敢多取有何盈滿而煩造物之概邪  
弟婦日夜悲泣幾作斷腸猿矣辱念益切厚愛骨  
肉恩債三生中不知何日酬還也刻下與病兒相  
守未能尋晤頃得邸報見紛紛啓事老年翁果得  
遂此初服否如此剝喪之秋舖糜鼓缶饒是穩着

萬勿興情負此猿鶴也寵貺本不欲返第往者拒  
之來者拜之或者以爲不可耳

又

第多病之身加以憂戚一切人事屏絕當道巡行  
不獲望見顏色萬一至澗亦惟杜門謝之而已老  
年翁相見千萬道意使不以爲駭耳土木之事最  
爲紛冗今想落成漕事難爲日甚一日超然事外  
旣爲年翁喜而阮都垣至此計可掌乎不可掌乎  
然後知青山獨往之未必非也

與彭德符

第早衰多病每思乞身未遂不虞觸炎增厲至安  
德而劇也待罪亾狀發言非時已甘放斥乃藉台  
茈得輿疾而歸歸卽閉影山中專事藥餌回首長  
安九重宵旰羣工夙夜晏息豈能自安顧今已  
矣時事瀾翻智勇俱困岌岌孤踪加以曠督力不  
勝馳驅謀不中官槩而覲顏鵷鷺之班徘徊仗馬  
之側圖名與規利兩非其好也食貧甘淡束修可  
以報國何事簪纓兄翁或笑其強作解嘲乎歸路

吳忠節公遺集  
公車如織兄翁何時脂轄舍任行促之矣

又

歲又新矣犬馬齒便得半百聞諸長者有意既存之不勝惶恐無地慶生非古禮先儒極詆之然德之休明足爲桑梓蔭藉相與謳歌而祝頌之情自不能已已若弟之不材不足比數氣類亦復焉能有無況年來福過災生凶禍接踵前年天一子一女一媳去歲復一姪一甥痛切肺肝雖未卽隕滅而質之銷亾已過半矣或云先人宅兆未安急

議改遷顧安所得尺寸之地輾轉悲思日夜靡寧康節先生詩云自知命薄臨頭上不願事多來眼前當此闔門愁慘待罪思過之日而晏然受賀有是情理也哉亾兒臨歿語弟曰我必再來今又兩寒暑矣逋翁泪盡不見非熊白首嚶吟班衣安在去年初度亾姪長篇爲壽手字宛然觸之心碎舍甥以窮愁憤歎不能振救攜其媳與子歸養一室便有兩孀歲除元旦四壁悲鳴塞耳掩目避之無從如此情形可弔不可賀也客秋奉 旨敦促赴

補而衰病因循幼小櫻懷兼歲惡廩虛居者無以  
爲食行者無以爲糧躑躅徘徊有同維谷如此不  
忠不孝之軀視息天壤真屬有醜譽嫫母以西施  
不以爲榮而以爲辱賀之適以弔之而已恃兄翁  
愛我不覺寫其牢結以丐恩蠲并懇爲道諸相知  
暨五哥前刻下同形家覓地四走不遑面候惟亮  
原幸甚

又

向荷枉存情懷篤至感佩無量顧愁事連綿衰顏  
萎謝每攝衣冠見客便作竟日眩頓自諭年未半  
百婆婆如此縱日餌蒼朮求延年豈可得邪以此  
一切放棄竊用自恕度知己亦能恕我也舖糜籍  
草寘理亂干不聞惟梓里榮瘁不能不經懷然有  
兩兄翁在必使後來者毋踵覆轍坐遺黎于膝上  
我輩亦得享此山中閒歲月也如何如何謹遣兒  
姪代謝如焚如灼迫迫未盡欲言

與彭觀民

弟偃臥東土幾三閱月生意盡矣兩耳聊聊遂至  
失聽心血枯耗每有思憶尋常几榻之事十不得  
四五當國事旁午智勇交困之時乃以衰殘之夫  
漫焉廁足既無迴天挽日之能安用輿尸裹革之  
事至若優游禁近苟祿養資攘美差而據要津作  
幕燕之相哺爲狡兔之營窟今尙有其人不煩弟  
也但念七年侍從兩載班行無絲毫裨補報稱負  
國之軀有同負垢歸來塞竇丙舍藥餌之外懺

吳中集卷之遺集  
三  
訟而已日聞兄翁康勝倍昔私爲手額自笑單寒  
落拓不足方幅衣冠惟澹淡之懷或堪把臂今雖  
未能奉教有日臨楮曷勝詹注之至

又

歲朝霏雪繼以晴旭眼前光景便覺一新因憶兄  
翁暨張睿老俱五十高年而犬馬之齒又先之循  
省轉自慚忤慶生非古若兩兄翁令德繁禧正自  
克堪惟弟丁蹇運兩歲五喪一子一猶子一甥俱  
薄有姿性堪寄箕裘宅相者一旦至此亦非細故

7  
古人有二云憂喜不同域又云慶者在門弔者在室  
言相因也哀樂樂哀人道所忌天方降罰於我不  
闔門思過而開懷受賀情乎理乎不寧惟是先人  
墓已七載值家門多故咸咎丘壠非宜以此益增  
跼蹐嗟乎行年半百萬事蹉跎生鮮寧居歿無安  
宅枝梧狼狽自悲自笑愛我者惟應祝我歿耳何  
賀之有弟昔年北上過驛舍戲題壁上云如何是  
煩惱相日朝露馳名利夕陽憂子孫如何是究竟  
安樂法日閉門罷慶弔高臥謝公卿蓋深知無益

于世而欲自遂其區區之私如此嘗記兄翁過我云我當披髮入山恨嫁娶未畢耳轉念淵曠之識有同鄙懷坐是恣意一切俱廢或長者矜容以驕子畜之不相督過則可若加以禮貌而獎飾之則金錢之媿早已心冰不待拜賜也漕事幸集野無蓋藏橫陳白屋棄子草間者比比諺云人愁不要喜悅此時求一開口伸眉更不可得矣出門覓地舟中草此奉候兄翁幸爲第一宣意于諸親友銘感曷盡

又

弟年來齒搖髮禿引鏡輒自笑雖幸分同甲之榮而蒲柳望秋已無復生意每念古人學易學詩不以五十爲願息地思構一室題曰未晚以自濯磨其間而頽墮已極振策無繇兄翁不鞭其後爲之祈年此愛我之過也理當入邑申謝畏寒未果惟兄翁亮之助運一節有其舉之自不可已昨見應天條議吾鄉似可參倣若漕米促兌大段未妥此事急之未必爲功緩之未必爲罪總在米之有無

而不在兌之遲早耳冗次率復諸須嗣言

又

偶從錢塘市藥得閱邸報兄翁已有新命此李緝老急於得人意也嘗憶都門相見推重不啻口但何以不破拘攣之格擇可以展布之地僅僅出此乎豈不久當有後命邪兄翁徐徐問途可也若堅臥以謝之非四海屬望之意當道推轂之心矣如何如何河道阻梗所司急于催兌弟以為與其倉卒付官旗之手異日為水濱之問何如靜以需之

為諸邑殿即雇船頓米久候之苦較此猶為得策也且他邑有既兌委之去并盜失者今何急急乎白糧得策惟均派漕糧船搭運便而可行恨無倡言及此者若官收官解其得失亦相半但此議既起不得不藉以少紓湯火而解倒懸糧道公祖催檄意良厚吾輩可無助其邪許乎望兄翁與諸長者商之弟風痺大作日倚欹案作呻吟聊復布此都無好懷抱似知己也草草不悉

又

弟頽墮自棄里居三載奉色笑無幾自聞 榮命  
知復將離思一傾倒誤叩脂車尙在月朔弟遂入  
省歸則駕行矣旋遣小力追送悵然莫及此衷慚  
惕真無以自解免也 畱都遂爲諸賢星聚之地  
兄翁人倫冠冕提挈其間必有所以壯豐鎬之色  
式鐘鼓之靈者至若江南民力已竭揭竿可虞而  
打造漕船設處捐助之檄復下白糧一役三年當  
之無不糜爛長此不變不數年溫飽之家盡矣振  
救之策兄翁當有見聞幸詳示之弟之小草原非  
本懷輦上諸公亦非真有彈結相胥桴鼓相應者  
不過妬人清泉白石耳小臣無控辭例姑往觀之  
明年此際當返屠羊之肆第不識兄翁得長有此  
秣陵風月否耳僧寮率佈南魚北雁寄聲爲慰

寄吳楚衡

都門辱教愛骨肉道義無兩但恨生分薄劣不能  
仰副厚誼中心藏之不暫忘耳長安事變日新終  
歸于玉石俱燼惡盈萬口者猶能蟬葉自蔽而佳  
仆中寒宵鴻雁終無解網之日大誼貞風霜者今  
且三木囊頭矣日者 毀三城關寧隔絕今雖以  
灰爭立解圍而東西銳卒大砲近在錦城闖賊  
入秦孫督數萬之師一潰無餘三晉單寒河水可  
渡不過幾倖日夕無事而持籌者請行鈔法及間

架稅契度牒數事閣部大臣有身請行察者以財  
詘之故禁用珠翠一時市肆駭藏長安衫袖盡變  
而窄有作昔時容者訛棍拉而禡之去亦異事也  
夏秋疫癘盛行比屋而誅第所居一帶登鬼錄者  
五十餘人兩僕與焉聞太倉之鼠日歿以數百計  
上林之鳥晨昏盤旋鳴噪最盛亦不復爾地氣之  
衰乎亦天數之窮乎第一身狼狽日夜思歸勉就  
文武兩闈非其所樂第所得亦多艱苦立節之士  
木天之選有索價至萬金者唾而去之天下第一  
流作事如此世界安得不陸沉也大疏部復後俞  
旨杳然章疏塵封以萬計屯膏之嘆亦無如何耳  
蔡五聚一見後索之不可得令壻竟客歿弟在武  
闈不及一周旋其喪痛惜痛惜

與張睿衷

弟從前月初九日登舟啓行是月朔方抵淮不日  
渡河矣而賤體已疲頓索索不復可振且聞新  
命竟以六計之重畀之是真使蛟負山也辛巳歸  
來耑避此役今豈敢冒昧不自陳力擬至都門控  
疏正未卜如何耳願望老親翁早入春明使不肖  
形影藉以不孤也淮陽一帶苦水米價不減自此  
而北俱有秋然舟行絕少寒家子弟俱未諳世法  
如聞有軼理事千萬推愛訓飭之

吳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答祝開美

日辱枉存頽墮之餘不能倉卒爲供具以款從者而道氣立譚挹而心醉所獲不旣多乎弟迂拙性成自分長此丘壑輦上人妬之輒復相黜世與我而相違非真有彈結相胥者也弟小臣無控辭例意載此孱軀朽質一呈主爵之目從此返吾屠羊之肆無復疑矣尊駕避囂最屬長策尙期抵淮相尋以罄衷曲茲不盡

寄鍾主寰

自己巳舟中相晤每嘆吾兄用度過侈似弟輩真酸丁也繼聞郎君有跨竈之譽爲之色喜但我輩中年人須事事可爲子孫法古人云我嘗自教兒使有典型在前詩禮之訓數語已足否則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已況不撻乎弟頑兒粗能讀書然弟自恨少年多習染兒輩便蹈前人履跡今亦無如之何惟自懺自悔而已郎君上緊須令熟本領本領旣熟進步不難弟日夜念之不敢忘也弟忝

吳忠簡公遺集  
竊非分且值時艱 主聖不知何以自効思之憬  
然仁兄何以教之聞永生兄大受困世路之不易  
如此凡事幸十思入直挑燈不備

寄姚信之

承教斐然之詞具覘宿抱然此非毛錐世界也中  
原強半陸沉長江已與賊共南北震動吾里豈能  
晏然有志者尙望銳志武功專心軍旅以需大用  
目今禍變不測丘甸之民咸能結寨自固澉城實  
臨邊海城垣不修樓櫓不備甲仗朽蝕倉廩空虛  
不合力控愬早爲之所一旦隙生嗟復何及至地  
方盜賊生發亦公等之責可泄泄置之度外邪不  
肖老矣早晚乞歸請得以竭蹶從事諸惟亮在

還友人瓶盎書

瓶盎中物卽先生所懷來也置之牀頭每每心怖  
頰赤急欲完璧又恐屑屑往返存形迹今先生行  
矣於握別時驀然投之便可斷其來意不肖了此  
一案真霍然如病之去體也今汨譚四知不惑于  
長安中猶如向平康市上說魯男子人誰信之惟  
十年苦節自信之心決難自昧昔柳子傳河間正  
在諸淫鼻息沸然時少強忍力耳今長安中之鼻  
息可謂沸矣徵之爲河間不爲河間亦正在此際

先生有保母之責篤結褵之訓其忍終強之乎奉  
聞一粲想弗爲罪

還里人田券書

不孝邇來善病毛髮頓衰枯坐一室于世情不復  
相關向承台命未及裁報繼聞貴恙殊甚懸念亦  
未遑面候草土衰殘之人竊自恕耳不孝生平踽  
踽七年司理兩載侍從門無暮夜之賓身謝脂膏  
之潤至今八口不給不以介懷嘗聞五月披裘不  
取遺金鷄雛雖飢不受腐鼠落落吳生豈肯向里  
巷小兒丐餘瀋哉故功成還券鄙人夙心所須墳  
舍前後田傾橐成交此意可識然亦曾密示諸友

謂當歸之郎君之手此念耿耿未嘗暫忘忽聞兄疾亟治後事中夜惕然念二百之產不薄不以此時相分付必遺身後爭是不孝以小惠壞君家政也遂急於一擲區區之心不過如此無陽施陰設之謀無沽名市德之意如世之號爲假道學者所爲也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方寸地也若知利不知義知有己不知有人所謂一念之間角尾具矣兄處心制行之失大率坐此內而家庭外而鄉黨一以刻薄狙詐之術馭之德望各位本

無足恃而盛氣凌人機深如穿吻毒如蠶積怨旣極禍生不測故趙氏之訟趙氏豈力能爲之正如癰疽之毒厚釀平日而發於一旦天道人事適相遭耳向微不孝北婦力息羣囂曲回當道之聽則郡丞迫索已自不可枝梧矧治兵使者之辣手暨如雷如霆之直指乎萬一對簿公庭羣口攢織烏臺森凜伍伯猙獰此時此際恐不止破壞腴田美業已也諺云大德不酬不酬之德弟固所甘以德爲怨兄乃太甚謗詈紛作操戈相向何以勸天下

之爲德於人者嗟乎事屬旣往不欲深言但人之  
進德多在晚年木落水枯天心自見况經多難重  
以危疴當必翻然覺悟故縷縷及此以備他山之  
攻韓退之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東坡居士云要  
勾當死時將得去者嗚呼盡之矣語雖唐突諠出  
肝膈其他不能悉者有最樂編足供披玩謹附上

程